

好家风

一表三千里

□ 张冬磊

我的上海老师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岁月，一批上海专家、知青、技术人员来到枣庄这座小城，在各行各业“传帮带”贡献力量，其中一些人就此成家立业、扎根于斯，由此，我有幸在枣庄九中遇到了我的上海老师——周老师。

周老师，一米八的大高个，常年戴一副黑框近视镜，中分的发型，白白的皮肤，说着一口温润的普通话，常穿中山装等正装，简直就和影视作品里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模一样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，周老师就教我们代数、几何等数学课，别看外表高高大大，其实性格很温柔，给人一种彬彬有礼的感觉。特别是在课堂上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听我们听懂了没有，哪怕只有一个同学皱眉头，他都要耐心地再讲一遍，等到大家都表示“明白”了，他才会露出开心的笑容。

上数学课时，周老师经常会从讲台上走下来，由前排巡视到后排，遇到打瞌睡或做小动作的同学，他会直接点名让对方站起来回答问题，往往让这些同学措手不及，于是课堂上又有了“看热闹不嫌事大”的乐趣，同学们的笑声更让这些被点名者难堪了。当时大家的年龄正处于青春叛逆期，又都知道周老师温柔的性格，所以个别同学有一些顶撞的言语和行为。每每这时，我们的班主任，一位个子不高、瘦瘦的女老师就来救场了，严厉的她是我们心中的厉害角色。

若干年后，当同学们再聊起初中这些事时，大家无一不感慨我们遇到了“不放弃”的好老师，也对当时自己“年少轻狂”的举止心生懊悔和愧疚。

于我而言，周老师对聪明但顽皮的“小不点”用心颇多。当时贪玩的我对于课后作业敷衍了事，有时还不按时上交。于是，周老师经常点名问我交作业了没有。甚至有一次，在下午放学后，未交作业的我被单独留下来补写。等我补完作业后，天色开始渐晚，住在校内家属院的周老师已经回家，我硬着头皮到他家去交作业。只见他家里收拾得很整洁，餐桌上摆着上海人爱吃的螃蟹等四碟小菜，橘色的灯光照在方格子图案的桌布上，周老师、师母和与我同年龄的女儿围坐在桌边，那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一下子击中、融化了我青春叛逆的心。周老师见我来了，笑着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，我不好意思地匆匆放下作业，逃也似的跑出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欠交、迟交数学作业了。

三年后，我们毕业了，与校长、班主任、周老师等师长拍了唯一的“全家福”，再后来，我们听说周老师当了副校长，在我上高中时，周老师的工作关系转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。当时也没有手机、微信，于是就借此和周老师失去了联系，这也是我们班同学共同的遗憾所在。师恩难忘，周老师现在已经年近八旬，我和同学们想对他说：“周老师，我们想您。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、幸福相伴。”

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要强得多吧。

其实现时亲戚间“外国落雨——远洒洒”也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，其一是地域的因素，从前大家庭、大杂院式的居住环境不复存在，不说兄弟姐妹居住于一城，还有很多异地居住，相聚见面不便，好在有微信和视频联系，填补了许多遗憾；其二是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与往昔不同了，事业和利益似乎高于亲情，纵然说不上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，但两者相较，亲情也许会让上一步。所以现在有人给人际关系下了定义：“一代亲，二代代表，三代不认识，四代不往来，五代成路人。”

我承认“断亲潮”正在加剧，但内心深处希望缓些再缓些，因而外甥前来看望外甥实在太过珍贵。还有我的弟弟，至今年年岁岁会代表我家这个“门头”，在过年时带着礼品挨家挨户探望“舅表”“姨表”家的亲戚，在他心目中，这亲情纽带非常珍贵，不可就此断离。



姚雪根联句

(书法) 丹长江作

□ 吴翼民

暑期，我的两位外甥特意驱车从外地前来看望我这个舅舅，我自然很是欣慰，欣慰于二姐去世不久，外甥到底没有忘了我这个舅舅。及至与两位外甥见面，他俩说，这回固然是来看望舅舅，但同时也是来看望他俩的外甥。脑筋急转弯，我一下顿悟，他们说得没错，他们确是来看望他俩的外甥，也就是我的外孙嘛。又油然记起，去年秋天两位外甥就表示过，待涛涛（我外孙）从留学的加拿大放假归来，他俩会前来看望哩。

外甥前来看望他们的外甥，实在比看望我这个舅舅更加令人欣慰。俗话说：“一表三千里”，那是从前的说法，现在亲情疏淡，恐怕“一表六千里”啦，表妹的儿子又“表”了一“表”，岂非“一表九千里”？二位外甥却心心念念，委实难得也。

我母亲在世时就担忧着亲情的日益疏远，我多次听到她对我舅舅的儿子，也就是我表弟念叨：“弟弟啊，你有空要来看望看望我这个姑妈呀，千万不要‘外国落雨’啊。”我起初听不明白啥叫“外国落雨”，就问母亲，母亲笑道：“外国落雨——远洒洒嘛”，哦哦，原来是民间的歇后语，表示疏远的意思。我母亲虽然说的是笑话，却隐含着忧虑，忧虑民间“一表三千里”

快人快语

平衡点

□ 杨建明

一天，我去公园散步，见一对年轻夫妇将坐在婴儿车里的一小男孩放在草坪上，让他学走路。起先小男孩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前，没走几步就跌倒了。后在父母的指导下，他举起双臂做出了飞机小翅膀的样态，身体不再左右摇晃，开始慢慢地往前迈开步子，稳稳地走了起来。

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学自行车时，开始也不知如何把握车龙头的分寸，摔了好几跤，至今膝盖上还留着好几块疤痕呢。之后我也逐渐掌握了骑车的技巧，直至双脱手骑车，像杂技演员的表演一样。后来才知道，骑车也好，体操的平衡木表演也好，包括阿迪力走钢丝等，原来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点。

由此联想到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身体行走需要肢体平衡，而在心态方面，包括处理人际关系也都需要有个平衡。

如一个家庭要想和睦相处，权衡意识不可少。这方面，我老母亲曾做得很到位。几十年前，我与兄弟结婚后都住在父母家里，母亲与两位媳妇的关系，分寸拿捏得七平八稳。譬如，对外人夸奖起大媳妇来，总会带上一句我家小媳妇也不错。给小媳妇赠送一件礼物，那也忘不了给大媳妇捎带一件。她的这一碗水端得很平。因此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多年来一直是相安无事，周围邻居都夸我老母亲治家有道。

也有家庭关系失衡的。我有一位同学的老婆，总喜欢攀比人家，埋怨自己的老公，这不行那也不行的，经常无事生非地指责、争执，吵闹到差点离婚的地步。后来她老公经常郁郁寡欢，整日酗酒，一

的说法早早验证到亲人的身上。

母亲像棵大树一样，根深叶茂，她众多的儿女就是大树繁茂的枝叶，她在世时最多的关照就是兄弟姐妹间的团结、凝聚亲情，不仅我们这一代要维护好亲情，下一代也必须联结起亲情，纵然有“一表三千里”的俗语，也要让这俗语尽可能慢些儿应验。后来母亲去世了，大树倒下，却没显“树倒猢猻散”的颓势，兄弟姐妹们仍亲情浓郁，有力的证据便是兄弟姐妹们商定，每年一次的聚会雷打不动，从大姐开始，轮流做东操办，定在正月初五。是时也，兄弟姐妹们各自开着汽车到故乡苏州指定的饭店聚会，各自把带着的礼物纳于汽车的后备箱，到时互相赠送，这些礼物多半是土特产品，比如我，每次带上十余篓无锡小笼包，分赠给兄弟姐妹，共享流淌汁水的鲜美。兄弟姐妹们则给我送上黄天源的猪油年糕、采芝斋的苏式糖果等。最珍贵的要数几位姐妹自己腌晒的雪里蕻、萝卜干及熬制的虾子酱油。每次聚会除了酒席间的欢声笑语、甜言蜜语就是汽车后备箱装满的厚重亲情。现在有种说法，很多亲戚只有逢年过节酒席相聚了，谓之“酒席亲戚”，说的也是事实，现代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走亲戚、互相问候，讲究礼仪，但纵然是“酒席亲戚”，也总比“鸡犬

日突发脑溢血，未到退休年龄就撒手人寰了。老婆后悔不已。

同样，在与亲朋好友相处时，注意分寸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个点。节假日期间的一次聚会上，我的一位老同事在众人面前，由着性子夸夸其谈，不顾周围人的感受。结果聚会不欢而散。

我刚退休时，在生活中也时有患得患失，情绪不宁，着实痛苦过一段时期。现在想来，还是源于对“平衡”意识缺乏认知。时下终于有所感悟：但凡遇到不解或不悦之事，主动去寻找让心回归安宁的平衡点。对我而言，十分有效。

七十不老

□ 任炽越

前几日是我的生日。七十年前，那个遥远的10月28日，我在被母亲称为“天使”的上海“红房子”护士小姐手中，来到人间。

7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从炉前工、厂校教师、统计员到机关公务员、杂志总编、社会福利工作者，最后变成了两个字：老人。

当60岁的白发尚未染尽，70岁的细胞已悄悄爬上了身体。对着镜子里古稀之年的自己，我试问：老之将至？

网传，世界卫生组织为新老人定义：60至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，老年刚刚登上你的额头。

有文将一生比作24小时，从一点到零点，人的一生共1440分钟，每年可

得18分钟。60岁正是傍晚6点，美好夜生活的开始。照此计算，70岁正是晚上9点，精彩夜生活正在进行中。

前天上午，我去口袋公园散步，满天阶梯式的白云，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边走边仰望天空，一脚踩空，差点误入小溪。

在草坪旁，见一老妇人正在遛蜗牛，那白色的触角，在绿色的小草间，轻轻舞动着，吸引了我不年轻的心。她是在完成孙女交办的任务，我蹲在“小家伙”面前，却想起了童年的故乡。

昨天，给自己送了件生日礼物，有人在网上调侃，这是20岁年纪的人穿的。

此话正合我意。

我要穿着20岁的鞋，带着好奇和童真，继续人生的跋涉。